DS
754
.7
S5
1738
v.32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567/62
ASIAN COLLECTION

32

硃批諭旨

張大有 武格奏摺

硃批張大有奏摺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請

聖安事欽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自

聖祖仁皇帝賓天悲慟哀思靡釋於懷且

山陵大事無一不由

睿慮籌畫敬慎周詳從古莫及臣遠羈職守不能躬赴

闕廷跪請

聖安依戀之私夙夜靡寧爲此恭繕奏摺叩請

皇上萬安謹
奏
皇考梓宮大事仰賴
上蒼默佑諸凡恭送
山陵一切厝置悉皆安吉於月之六日旋京朕躬甚安汝
無庸過慮
同日又
奏爲恭報運河水長情形仰祈
睿鑒事臣查江南地方自冬至春雨雪甚多故淮安上
下運河數百餘里入春以來河水漸長二尺有餘

此皆我

全賴

皇考神靈蔭庇覽奏深慰朕懷

皇上至德感孚之所致也目今糧船盤驗過淮者共計三千九百餘隻臣另行恭疏

題報外其頭幫大河等衛船隻行抵宿遷縣地方暫行停泊俟山東八閘等處挑河完日臣即飛催北

上所有運河水長情形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糧道關係緊要仰懇
聖恩特簡賢員事竊查浙江糧道江國英居官闒茸遇
似此劣員叅劾甚當
事昏庸貪婪狠藉怨聲載道臣已就打造⿰舟瓜船一
事因其侵蝕錢糧據實
題叅請
旨革職嚴究外伏念糧道一官最關緊要必得廉潔勤
慎之人方稱厥職仰祈
已補授張其仁矣再遇此等叅革缺出將爾所知之人
皇上特簡賢員星馳任事庶於漕務大有裨益臣更有
密行保奏如不得其人亦將情由具摺聲明
請者臣所叅該道江國英貪劣一案伏懇
皇上或簡部院大臣往浙查審或江南督臣或浙閩督

臣會同浙江撫臣審究務期漕弊永清積蠹盡除
則浙省軍丁仰荷
皇恩於無旣矣爲此謹
奏
所請知道了
聖諭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奉到
聖諭恭陳謝悃事雍正元年四月十七日京口將軍署
理江寧巡撫臣何天培到淮恭傳
聖主恩旨臣跪聆之下感深欲泣竊念臣一介庸愚仰

荷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涓埃未報乃蒙

寵錫屢頒

溫綸疊降臣夙夜自問惶悚靡寧惟有凜遵

聖諭竭盡駑駘殫心漕務以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知道了

爾所奏請補放武弁一事已降旨於該部矣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雨澤事臣於五月十六日到邳州黃林莊
見天旱水淺臣甚爲焦心一面虔誠祈雨一面率
同印河各官親督人夫在八閘撈淺蓄水於二十
七八兩日大雨滂沱兩岸秋禾卽時勃發河水卽
時增長我
皇上至德格
天百靈效順正當需雨之時而甘霖大沛萬姓歡呼臣得
藉此催趲糧船挨次前進深爲慶幸爲此繕摺奏
聞仰慰

聖懷謹

奏

覽爾所奏已悉朕懷甚慰

雍正元年六月初九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慰

聖懷事六月初七日臣齎摺千總回至臺莊忽聞

仁壽皇太后賓天之信臣北望涕零不勝驚悼伏思上年

十一月内

聖祖仁皇帝龍馭上升今又値

皇太后賓天我

皇上至孝性成思念罔極不知如何悲慟但
聖躬為
宗社所憑依臣民所仰賴
宵旰勤勞日理萬幾當此盛暑之時伏懇
皇上節哀上慰
聖祖仁皇帝
皇太后在天之靈下副四海臣民愛戴之念臣緣糧船進
閘日事督催俟盡行催過八閘臣即星馳赴
闕叩謁
梓宮並得跪瞻

天顏稍盡犬馬依戀之私爲此繕摺齎
奏臣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
奏
朕安無庸爾慮亦不必速來俟糧船過盡然後來京可
也時當盛暑量力而行宜愛養精神爲國家效力
雍正元年七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糧船過閘數目事今歲江浙四省糧船共
五千六百餘隻自五月二十七八兩日得雨以後
六月內連雨不斷臣督率弁丁日夜催趲至六月
三十日止共進臺莊閘船三千四百餘隻共過韓

莊閘船二千六百餘隻其後糧船除奉
旨截留江西尾幫於兗州府備賑外未進閘船一千九
百餘隻所有糧船過閘數目恐𡻕
聖懷繕摺恭
奏再
欽差吏部侍郎臣傅紳副都御史臣李紱於六月十九
日到八閘內與臣協力催趲數日今往要緊各地
方分催合併奏
聞謹
奏

覽奏糧艘過閘數目大慰朕懷前據石文焯奏報沁水漫溢堤被衝決數十餘丈由去歲故道直瀉鹽河等情朕深為憂慮恐復如去歲或致有礙運道今閱所奏安瀾無事蓋沁水雖泛未奪黃水之溜此誠
河靈顯佑之徵緣爾等實心任事之大員有以感召
神明之垂佑也朕深為慶幸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諭事六月十六日廣東瓊州總兵臣張耀祖到臺莊

聞傳

皇上密旨山東閘河水淺總漕張大有切不可過於焦
心保愛身體爲要伊爲臣能盡臣職朕豈有不加體
恤之理將來伊之屬官倘有遲延致罹叅罰朕自然
從寛欽此仰見我
連歲運弁旗丁之勞苦爲朕所悉知今歲叅罰朕自必
槪予寛免密之勿宣
皇上至聖至仁體恤臣下如家人父子無所不周臣跪
聆之下感激涕零臣何人斯受此
隆恩然寛以恤下者
聖主之心而勤以趨事者臣子之職臣惟有夙夜匪懈
須量力而行體朕惜爾之心方是
勉供厥職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耳所有奉到

聖諭理合具摺恭謝
天恩謹
奏
爾所奏楊村一帶河道預行疏淺一摺所見甚是朕已
嚴諭施行矣
雍正元年八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請
旨事六月二十一等日准戶部咨文欽奉
上諭截留江西尾幫漕糧於兗州府等處備賑欽此臣
皇上即派定糧數一面咨詢山東撫臣黃炳在於何處

交卸去後茲據黃炳咨稱已經具
奏無庸截留等語但臣奉有截留之
旨未奉不截留之
旨目今糧船將盡過濟寧伏祈
皇上早頒
諭旨臣即欽遵速催北上爲此繕摺請
旨謹
奏
已有旨停其截留矣想部文尚未遞到接文後爾其遵
照可也

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臣於九月初八日到通州會同倉場督臣法敏陳
守創傳集各幫旗丁將露囤漕糧事務公議妥確
業經
奏明在案臣一路查看糧船於十二日到天津查得
已過天津北上糧船四千二百餘隻未過天津糧
船一千三百餘隻已過楊村北上糧船三千四百
餘隻未過楊村糧船三千一百餘隻其回空糧船
已過天津南下者一千餘隻臣徧諭各幫弁丁速
行起卸押空回南接濟新運臣於十五日自天津

乘舟南行理合奏
聞謹
奏
據李紱奏稱尾幫必至阻凍今正在此設法料理爾選
委得力屬官一員令詣江西幫協同商辦此事特諭
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九月十九日臣行至德州地方臣齎摺家人回
接奉
皇上硃批諭旨李紱奏稱尾幫必致阻凍今正在此設

法料理爾可令一得力屬員詣江西幫協同商辦此
事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漕務至周至切臣前已將奉
旨特放宿遷遊擊馬空北留在通州辦理漕事今又選
得臣標千總江豹熟練漕務臣謹遵
諭旨卽令其星馳往天津通州一帶同馬空北到江西
尾幫協同商酌務使糧船不致阻凍仰慰
聖心再臣沿途俱派有千把總催趲回空糧船合併奏
聞謹
奏

業經料理妥協必不使尾幫至於凍阻此事朕已釋懷矣

同日又

奏爲奉到

聖諭臣謹遵行事前八月二十九日臣行至三河縣地方臣齎摺家人回欽奉

上諭各直省督撫務須嚴飭所屬凡經過州縣供應上司酒筵僕隸輿馬芻茭之費檄行裁減欽此臣自天津起身南行預先行文曉諭各州縣一概不許供應其府廳下縣盤查監兌供給費用容臣嚴行禁

止仰副我
皇上撙節浮費之
聖心所有奉到
聖諭臣謹遵行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回空船隻朕現有旨從部頒發爾其加意催趲毋令稽
遲

雍正元年十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請廣
皇仁加恩兵丁以完倉儲事臣於九月初八日到通州
據上年凍阻北河掛欠弁兵具連名公呈內稱丁
等自六十年在南冬兌冬開運糧北上六十一年
值山東運河水淺張秋沙灣決口挽運艱難抵通
遲滯又復凍阻北河至今歲四五月間方始起卸
是一運三年食用數倍且自冬至夏七八箇月船
泊水中以致米色蒸變篩颺折耗此掛欠之由也
今留通追比丁等無處買米掛欠何時能完伏乞
具

題將丁等發南追比分年搭運庶掛欠可完而窮丁
可免饑寒之苦頂戴
皇恩無旣矣等因到臣臣查上年旗丁守凍實因天時
所致與盜賣掛欠者不同雖留通追比而掛欠者
多勢難追完仰懇
聖慈勅下倉場總督查明掛欠分數概行發南勒限追
比分年搭運旣於倉儲有益而窮丁又免留通之
苦感戴
皇仁歡呼滿路矣至於通漕旗丁
皇上加恩之處伏祈

敕部查議再運官因掛欠留通者多南漕領運之人仰懇
聖慈將留通運糧千總亦皆發南使戴罪效力則其踴躍急公定倍尋常謹繕密摺具
奏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倉場總督議奏
同日又
奏爲遊擊缺員懇

恩速賜補放事竊查臣標右營遊擊李三豹陞任員缺
今年三月內准兵部推調雲南永北鎮標遊擊杜
明禮在案今臣於九月初九日准兵部咨開奉
旨杜明禮著照該督所請以陞銜留原任欽此行文到
臣臣查右營遊擊有催趲漕船整理營務之責甚
屬緊要今懸缺半載有餘尚未補人仰懇
聖慈將宿遷營遊擊馬空北調補臣標右營遊擊以便
就近指使辦理漕務其宿遷營遊擊臣看得德州
營守備徐行催漕勤慎又臣標徐州營守備徐文
芳弓馬嫻熟仰懇

聖慈於此二員中
欽點一員補授宿遷營遊擊卽令赴任於漕務營伍均
有裨益矣再查此二缺非
題補之缺臣不敢具本爲此繕摺請
旨謹
奏
照張大有所請將馬空北調補右營遊擊徐文芳補授
宿遷營遊擊
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臣欽奉
諭旨回至濟寧會同撫臣黃炳查看諸湖看得今秋河
水大漲相機開放湖口引水入湖可為水櫃者共
四處內馬踏蜀山二湖俱各舊有湖堤因年久殘
缺恐其收蓄不固現在委令印河各官加幫修理
不日完工其獨山一湖原係湖河相連水無關攔
恐致走洩應築堤之處現在酌撥錢糧派員分段
儹修務令剋期告竣再微山一湖由南陽昭陽等
湖接連下注滙成巨浸以上四湖所蓄之水若今
冬明春雨雪調勻綽堪資運臣等會看之時適值

河臣齊蘇勒在豫路過微山踏看水勢臣等會於韓莊地方公同商議現將各湖截水土壩盡行加幫修築俾湖水涓滴不致走洩以爲水櫃緣係欽

奉

上諭事理相應合詞奏

聞謹

奏

所議甚好飭諭屬員實力奉行毋致滋擾百姓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八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恪遵

聖諭整飭營務事竊臣標營兵向來惟以催漕爲事並
未操練欽奉
諭旨著臣整飭營伍臣於回淮之日即嚴飭各營將備
時常操演至於臣衙門隨丁久經裁汰其將備隨
煙墩防守攸關最爲緊要於無事時觀之似乎虛設若
丁俱照例遵行各處守望煙墩徧飭修理量增兵
奉行不懈實於地方大爲有益
丁防守令千把總不時巡查其淮安城守營與左
右二營臣每日辦事之後看兵射箭打鎗務期盡
心整理仰副我
皇上軫念兵備至意理合奏
聞謹

奏

如此盡心整理甚好於他人朕尚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爾朕覽此奏即信而不疑矣

同日又

奏爲恭報回空糧船出閘事據臣標催趲漕船員弁
報稱回空尾船於十二月初二日全過山東八閘
南下等因到臣臣查今歲糧船荷蒙
聖恩軫念
特命侍郎臣李紱同倉場督臣法敏等在通州天津速
爲起卸將空船發回接濟新運欽惟我

皇上仁恩普被太和之氣洋溢四海自入冬以來至今

臘月天氣融和河冰未結糧艘通行旗丁免守凍

之苦小民免打冰之累運弁免遲延之罪新漕免

雇募民船之難軍民無不歡呼感戴臣嚴飭標員

晝夜催趲指日皆可過淮理合奏

聞謹

奏

知道了此皆爾等諸臣實心贊助之所致也期共加勉

勿怠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回空糧船全數過淮事竊查今歲糧船回
空仰賴
皇上福庇天氣融和運河不凍糧船晝夜遄行南下其
軍民感悅情形臣已繕摺
奏明今於十二月十六日江西等幫尾船全數過淮
除恭疏
題報外謹此繕摺奏
聞謹
奏

尾船全數過淮無阻誠屬可喜之事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朕躬甚安仰賴
皇考在天之靈默相佑助六省同日時雨大霈而西海虜
氛蕩平淨盡朕心感慶筆不能宣惟以手加額自幸而
益加敬謹耳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臣查鎮江進口以南運河緣上年雨澤
稀少河水淺澁自十二月以後全賴潮水灌注回

空糧船方得遄行潮水一退遂多阻滯臣屢飭地
方官多方設法疏浚挑撈空船俱已歸次今當重
運北來之時臣現同督臣查弼納在揚會審遂嚴
諭江鎮道王璣知府葉前等上緊設法挑撈築壩
蓄水以濟重運督臣會審事畢又親往鎮江一帶
查看料理臣回淮盤驗糧船理合
奏明謹
奏
所奏知道了至江國英一案奏摺候另有諭由部轉發
此事情弊顯然江國英罪不容逭爾等務宜研究實情

申明國憲毋得絲毫瞻顧狥隱特諭

雍正二年三月初四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二月二十四日臣齎摺家人回恭捧
硃批諭旨併
諭督臣查弼納
聖旨一封臣即差家人齎往江寧交與督臣查弼納祇
領訖江國英一案俟解任撫臣李馥等到齊之日
臣等恪遵
聖訓務必審明不敢絲毫瞻顧狥情爲此謹
奏

知道了但當以虛公為主不可少存偏見累及無辜惟
江國英係罪之魁難容寬恕

同日又

奏三月初三日得有大雨河水增長一尺有餘軍民
歡悅此皆我
皇上至德格
天百靈無不效順也理合奏
聞謹
奏

如此普雨春令實為難得真可謂

天恩浩蕩也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臣聞西師大捷普天歡忭除恭疏慶賀外謹先具摺恭叩

皇上天喜臣不勝忻忭之至謹

奏

國威遠播邊塞肅清朕與天下臣民同喜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臣接奉

上諭糧船頭舵水手俱用本軍撑駕欽此欽遵臣隨咨
會各省督撫諸臣並通飭各糧道都司衛所一體
欽遵上緊力行去後玆於糧船過淮盤驗時臣逐
船查點每船只換一二名或三四名不等據各糧
道幷丁同稱糧船除正副旗丁之外其本軍內或
貿易爲生或務農爲業撑駕之事多不諳練糧船
關係重大非熟諳之人不能勝任不得不將老練
水手留用數人撑駕俟本軍學習諳練然後盡得
更換等語臣思糧船頭舵水手換用本軍係欽奉
聖主特諭所有各糧道衛所咸稱一時不能盡換緣由

不敢不據實
奏明謹
奏
一時盡行更換固難從此學習逐漸抽換不過數年後
本船皆本軍矣若因循不肯學習兩三年後仍然如故
則責有攸歸也
同日又
奏爲催趲糧船事竊今歲起運糧船頭次過淮者二
月內臣已具疏
題報在案今於三月二十五日以前又盤驗過淮船

共一千八百餘隻復派臣標副將與王政在揚州
三汊河催趲派副將閃文繡在山東八閘催趲又
派臣標千總江豹率領頭幫大河等衛糧船催趲
前進茲據副將閃文繡報稱自三月十五日起至
二十一日止共催過臺莊閘船三百三十餘隻恐
廑
聖懷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派委大員催趲甚好朕因今春水淺正在懸念

同日又

奏爲仰懇

聖恩事竊臣當盤糧催漕忙廹之時寫字手顫凡有緊要密摺臣仍親自恭寫其餘公事

奏摺仰懇

聖慈准令代寫則感戴

皇恩於無旣矣爲此繕摺請

旨謹

奏

忙時令人代書可也若遇密事仍須親寫卽字畫稍大

畧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四月十九二十等日接准吏部戸部咨開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恐懼之至伏念

臣一介庸愚仰荷

聖恩畀督漕務任大責重時切冰兢緣臣才識短淺雖

盡心竭力辦理漕務而覺察不及以致弁丁玩法

聖恩生事罪戾奚辭今蒙

皇上天恩格外寛宥不加嚴譴

特降溫綸訓誨諄切
皇恩益厚戰慄益深除即恭錄
聖諭嚴飭文武官弁祗遵并出示遍行曉諭外自此以
後臣惟有恪遵
諭旨凡事不敢固執己見嚴督屬員約束弁丁務遵法
紀稽察盜賣愛恤商民以仰副我
皇上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之至意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臣不勝悚惕之至謹
奏
覽奏已悉察吏以安民正爾大臣之責馭下寧過於嚴

百姓方能蒙福若務寬厚和平之名而以袒護姑息爲事徒邀目前小譽殊失封疆大體爾等若不仰體朕意違負諭旨望朕屈法袒護不能也向後一切處須要剛果嚴明屬員中遇有世家子弟權要親族絲毫不可瞻狥尤宜先加教誡如不知畏怙惡不悛者立即參處數人則官方嚴肅而藐法妄行之事自必潛消默化矣勉之

雍正二年閏四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四月二十九日據臣標副將閔文繡報稱四月二十三日催過臺莊閘糧船一千餘隻又據臣標千

總江豹報稱四月十九日將大河衛頭幫糧船催
抵東平州安山閘等因到臣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
聞河工挑淺一事仍然草率塞責韓莊閘一帶淤淺難
行果如此否爾其據實核奏
雍正二年閏四月初六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江
南江西總督臣查弼納謹
奏爲奏

聞事臣等同至揚州會審浙江革職糧道江國英一案

恪遵

皇上諭旨秉公細加嚴審巡撫李馥原借江國英銀二萬兩國英參後即已全還後國英又挾持李馥代伊賠完虧空銀六萬六千餘兩此案前後各情節李馥與江國英及說合之鄭一楓等當面質對咸供是實所有李馥代江國英賠完虧空銀六萬六千餘兩照例入官其江國英侵扣打造舡船銀並虧空庫銀及指稱淮費科派旗丁銀俱著落江國英名下照數追完將江國英擬斬不准援

敕巡撫李馥並說合之鄭一楓等交部議處除另疏具

題外謹將審過緣由繕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朕料其定然如此此事情弊鑿鑿乃顯而易見

者

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五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

謹

奏爲請

旨事竊漕運關係緊要臣沿途催趲凡有

奏摺難以遲緩沿河非城市大路騾馬無從雇覓仰

懇

聖恩俯准臣進摺家人暫行騎用驛馬庶漕務不致遲

悞感荷

天恩無旣矣爲此謹

奏

若有緊要奏摺乘驛齎進可也至於尋常事件某幫過某閘等奏豈但不當乘驛竟可不必頻奏將到天津通州光景朕約畧可知何必徒勞驛站耶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閏四月初十日自淮起程赴北催趲糧船
於十七日到山東臺莊閘十八九等日親往各閘
探視水勢河水微淺幸賴
皇上指示上年所蓄微山湖水深有三四尺現在引以
濟運甚為有益又十八二十二等日得雨運河添
水四五寸糧船不致阻滯再查二十四日以前共
進臺莊閘船一千七百三十餘隻共出韓莊閘船
一千一百五十餘隻至通漕尾幫已於本月二十
一日盡行渡黃北上再採買湖南米船現在陸續

進臺莊閘合併奏

聞謹

奏

知道了今得初一二兩日之雨想河水自必又長從此諒無阻滯之虞矣

雍正二年五月初三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為恭報甘霖大沛運河水長事竊臣見運河水淺船行遲滯於五月初一日齋戒沐浴祈禱雨澤仰

賴

皇上至德感孚即於本日酉時起一夜大雨滂沱至初

二日雨猶不止現在運河內水勢大長已溢兩岸

從此晝夜飛催糧船魚貫北上可無遲滯之虞臣

不勝忻忭之至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應時之雨當忻忭者大慰朕懷

同日又

奏爲遵

旨核奏事竊河工挑淺一事奉到

硃批諭旨令臣據實核奏欽此欽遵臣自到臺莊時乘

小舟往來八閘查得韓莊以上至彭口有淤淺數
處現築草壩三座下板蓄水韓莊以下各閘俱有
淺處得勝閘以上雞心洲築草壩一座張莊閘以
上六里石築草壩一座俱下板蓄水糧船始行緣
三閘地勢最高水難停蓄河底又係砂礓雖時加
挑挖不能深通自萬年閘以至臺莊五閘地勢稍
平雖有淺處而蓄水既足船行無阻再八閘內所
挑工程臣細加察訪上年挑挖二次深有一尺至
二尺不等亦有挑至三尺者臣謹遵
諭旨據實核

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挑淺工程大有詭弊詳細察明到京面奏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敬聆

聖訓恭謝

天恩事五月十六日臣到宿遷縣地方署理浙江布政

使佟吉圖恭傳

諭旨張大有人甚好惟是約束不嚴欽此臣跪聆之下

不勝惶悚感激竊念臣本庸愚荷蒙
皇上獎與過分臣敢不益加勉勵仰佐
聖明惟是漕務紛繁地方遼濶臣才識短淺實有約束
不嚴之處以致弁丁水手玩法生事上廑
聖懷乃不加臣罪譴頻頒
諭旨訓誨臣夙夜靡寧慚悚無地自今以後益當凜遵
聖訓盡臣之心竭臣之力約束屬員整飭弁丁以仰副
聖主諄諄訓誨之至意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約束屬員兵丁常過於嚴方好小人妄爲爾儘力十分戒飭僅可禁止三分耳況一味姑息竟不約束乎屬員中勢要之親族一毫瞻顧不得所作者是而令若輩爲害於爾所作者非反令若輩爲福於爾朕豈如此人主耶爾視朕果係如此人主任爾爲之切須看透畏人不如畏法求人不如求已信得及朕許爾因不失其可宗若能仿效諸岷行爲卽係永保無虞正路小仁小惠何所用之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爲恭報糧船進閘出閘數目事竊查自五月初一

日大雨之後至今雨澤不斷河水充滿糧艘通行計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共進臺莊閘船三千四百餘隻共出韓莊閘船二千三百餘隻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深爲慰悅料今歳可無阻凍之虞矣
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請
旨事先經原任兵部侍郎臣李紱奏
旨於天津囤貯漕糧以江西南昌前幫旗丁朱戈朋等

二十二船所載永新峽江三縣漕米紅白參差米
色黯淡據運官劉世琰詳稱糧道蔣曰廣將旗丁
綑打勒令領收過淮又經稟明總漕等語應令倉
場估定成色變價其不足之數令於原任糧道蔣
曰廣永新峽江二縣知縣并監兌官名下查叅分
賠等因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移咨到臣臣即檄行遵照查叅賠補去後
今據新任糧道費金吾詳稱訊問旗丁朱戈朋等
供稱並無綑打勒令情事又稱江西漕糧三紅七
白原由各州縣地土所產若果米色不佳弁丁身

命所關糧道豈能勒令受兌至漕糧全完例以通
關實收爲據米色乾潔以運弁印結爲憑如果二
縣米色不堪該弁豈肯出具乾圓潔淨並無攙雜
印結若過淮之後弁丁攙雜盜換或看護不謹以
致霉變又責之南漕各官查叅分賠似屬寃抑併
據原任糧道及永新峽江二縣監兌等官移覆具
詳前來所當詳請具
題免其查叅賠補等情並繳通關實收到臣臣查南
昌前幫運弁劉世琰等領運船糧過淮之時經臣
盤驗其米原係紅白相兼米色並未霉變亦未據

該弁丁具稟細打勒令情由是以無憑查叅及抵
津起囤米色霉變乃以水次米色不佳係糧道勒
令受兌等語具詳臣思漕糧關係重大豈容官弁
互相推諉相應請
旨敕下江西撫臣將原任糧道蔣曰廣并監兌通判知
縣等官以及弁丁質審明確若有抑勒情獘責令
糧道等官分賠仍嚴加議處若係運弁旗丁揑詳
妄供著落弁丁賠補一併治罪緣係部覆奉
旨事件臣未敢草率具
題謹繕摺請

旨伏祈

聖主批示遵行謹

奏

此事理應具疏請旨另行質審前旨及部議皆緣未悉

情實故也豈有事未明晰而濫加處分之理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等

謹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

陛見時面奏山東運河八閘內之得勝閘至張莊閘係

十二里直河水難停蓄易致淺阻似宜於兩閘適
中之處六里石地方添建一閘蓄水濟運隨奉
俞旨命臣與河臣齊蘇勒撫臣陳世倌商議具奏欽此
欽遵該臣等會看得得勝閘至張莊閘計程十二
里河勢甚直兩岸陡峻且地勢高亢每遇水微之
時不能收存水勢該管印河各員年年於適中六
里石地方修草壩一道以蓄水勢今若於此處再
添一閘則三閘相離甚近恐山水暴漲勢如建瓴
旁無宣洩之處閘座難以撑持臣等細度情形似
應於此草壩處所建築石壩一座較比上下閘頂

減矬六尺水小則收蓄濟運不致有淺澀之虞水
大則漫壩順流可免漲裂之患似於運道有裨臣
等未敢擅便謹會同具
奏伏祈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此議甚妥該部照所奏施行
同日又
奏爲恭報回空糧船過淮數目事竊臣欽奉
上諭將各省回空船隻著交與催船官員於十月十五

日前催過臨清關方好欽此臣即檄行沿河文武各

官欽遵催趲現在空船接續南下查九月二十四

日以前共過淮安回空糧船一千三百餘隻為此

謹

奏

知道了

爾不能約束旗丁之譏頻至朕耳亟宜改勉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為恭報回空漕船過淮數目事竊今歲運河深通

無阻漕艘遄行查十月二十六日以前過淮回空

漕船二千四百餘隻又據臣標守備王嚴龍報稱
尾幫回空漕船於十月十三日悉行催過臨清晝
夜催趲南下恐廑
聖懷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據奏回空漕船遄行無阻甚好爾惟宜剛方是務庶免
柔懦之譏
聞查弼納操守遠不及前果否據實奏聞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本年九月初三日准吏部咨開欽奉
上諭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內有才幹素著廉
潔自持者著總督保奏三員巡撫保奏二員布政使
按察使各保奏一員將軍提督亦屬本省大員將所
知者亦令保奏一員俱各密封進呈不得會同商酌
聖諭等因欽此移咨到臣仰見我
皇上闢門籲俊堯舜之用心也臣受
恩深重苟有所知敢不據實保舉臣前於七月內
陛見時已將平日所知之人開具密摺面行陳

奏此外所知之人甚少今僅得兩人謹開具密摺恭
呈
御覽謹
奏
此等處萬萬不可受人請託自干欺誑之咎昨董象台
到來朕觀其人甚屬不端擢用之後不能無悔爾何所
見而保薦耶
同日又
奏爲仰懇
聖恩特留副將事竊臣查閱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兵部

選單臣標中軍副將與王政調陞江西袁州副將
此係武選定例臣何敢置喙但目今正值漕船回
空督趲需人而操練營伍刻不可懈仰懇
皇上洪恩可否將與王政以陞銜留原任庶於漕務營
伍均有裨益矣為此繕摺請
旨謹
奏

再如此等奏當極加詳審毋得孟浪從事前者已諭部
通飭數次矣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奉到
聖諭恭謝
天恩事竊臣報回空糧船過淮數目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仰見我
皇上憐臣誠臣誠成全教誨之
恩也伏念臣身膺督漕重任才識短淺不能約束旗丁
以致上煩
聖心屢煩
諭旨臣心甚爲感愧自今以後惟有益加勉勵振肅紀
綱使弁丁守法輸輓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奉到
聖訓理合繕摺恭
謝謹
奏

若再不加勉難矣自爾督漕以來大臣之譽言日至而奉公盡職處或多不然大約全副精神附和勢要而於官守竟不專務也求人莫若求己媚竈媚奥均無濟於事若能將情面所託之屬員盡行參處俾其餘皆互相勗勵實力急公辦事則旗丁自必凜遵約束矣不然爾即身生羽翼亦不能周悉無遺也剛方孤介四字要緊

莫負
聖祖任用之恩勉之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竊臣遵
旨保舉一摺奉到
御批伏念臣一介寒微荷蒙
皇上隆恩天高地厚豈敢於薦舉大事受人請託上欺
堯舜之主董象台臣本不認識上年蒙
聖恩將董象台補授臣標叅將在任四月辦事明白及
陞臨清營副將臣見其催漕勤謹又聞其聲名甚

好臣所以薦舉至其不端之處臣實不知伏懇
聖慈恕臣冒昧之罪臣惟有益加謹凜仰報
天恩耳爲此謹
奏
總之但有絲毫釁隙斷不能逃朕鑒照惟有孤介自持
秉公除私乃雍正年保身全名之上策也別無他術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
聞事竊臣欽遵

諭旨謹查督臣查弼納之操守各屬官規禮聞得俱不

天恩收受兩淮鹽規聞俱收受鹽規舊例每年二萬兩

查弼納有無減少臣未知其詳又布政司衙門平

頭銀查弼納曾否分用臣實不知謹遵

旨奏

聞謹

奏

爾等總皆靠人度日之人非能屹然獨立國家柱石之材也朋比二字須遠避方好慎之

同日又

奏爲敬聆
聖訓恭謝
天恩事竊臣請留副將興王政一摺奉到
御批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臣前因標下乏員一時冒
昧具摺實未詳查部文甚是孟浪荷蒙
聖主批示教臣詳審
聖恩高厚感激難名自今以後臣凜遵
聖訓凡事務加詳審再不敢冒昧具陳爲此繕摺奏謝
天恩謹
奏

知道了詳審二字何待朕教而後知耶

雍正三年正月初八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承

聖訓謹陳微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奉到

聖訓恭謝

天恩一摺蒙

皇上賜有

御批臣跪讀之下惶悚無地伏念臣西陲下士荷蒙

聖祖天恩授臣督漕重任恭逢

皇上御極寵眷彌隆遭逢之盛實爲人臣所希有仰惟
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燭近臣奉到
御製朋黨論朝夕諷誦惟期以公滅私一德一心仰答
堯舜之主用繼喜起之風顧肯附和勢要媚奥媚竈而
爲朋比之行乎今承
聖訓嚴切臣當益加儆省反已自求再屬員內有誤漕
溺職者臣即據實叅處不敢狥情少爲姑容至於
約束旗丁臣嚴飭各糧道實心奉行以肅漕政臣
惟時時以

聖訓之剛方孤介四字服膺勿失總期勉盡職守斷不
敢有負
聖祖之委任
皇上之信用也爲此謹陳微悃仰祈
睿鑒謹
奏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返躬自省豈有不自覺察之理
同日又
奏爲敬聆
聖訓恭謝

一心益勵職守勉為
朝廷之股肱恥作當路之羽翼何敢頓改素履上違
嚴訓以致時廑
宸衷臣雖愚昧斷不至此前奉
御批孤介秉公臣謹銘心刻骨終身不忘所有恭聆
聖訓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一切處將就順從較之顯然奔競權貴之門尤為巧妙
也果肯遵承朕訓實力奉行又何在此言語章奏間耶

雍正三年四月十九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奏
聞事竊本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初五等日據江南
安慶幫運弁孔繼恭江西安福幫運弁蔣學龍贛
州幫運弁潘倬各報稱三月十二日糧船行至江
寧江浦和州地方大江中忽遇暴風幫內糧船有
被漂沒者安慶幫五隻安福幫六隻贛州幫一隻
各等情詳報到臣臣卽批行江安江西各糧道併
各地方官確查去後至今尚未查覆除又檄催查
明漂沒實情併被淹人口數目取結詳覆到日會

同督撫臣另疏具
題外謹將糧船漂沒緣由先行奏
聞謹
奏
事有應行請旨之處則當預爲摺奏以聞此等照例具
題案件何必多此一番煩瀆殊覺無味之極
同日又
奏爲催趲糧船事竊今歲糧船仰賴
皇上福庇自春至夏甘霖疊沛河水暢流江南湖北浙
江各幫糧船俱已全數盤驗過淮北上其江西糧

船三四日內俱可過完惟湖南糧船前因水次船
米不齊據湖南撫臣王朝恩業經會稿
題參在案臣屢差標員前往迎催至今未到江口臣
思山東八閘關係緊要俟將江西尾幫糧船盤驗
完日臣即起程前往八閘催趲其湖南糧船催趕
到淮之日臣飭令淮揚道傅澤洪副將與王政盤
驗過淮又臣派副將閃文繡在八閘催趲據報稱
四月初十日以前共催過韓莊閘船一千餘隻又
據千總穆向榮報稱淮安衛頭幫糧船於四月初
一日催過濟寧州北上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知道了今歲糧船爲何如此參差屢多事故
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奉
上諭糧船水手擇用什軍一事接准部咨欽奉
恩旨寬限臣凜遵奉行於過淮時查點審音每船什軍
有二名者有三四名者俱飭令押運官弁嚴行約
束學習撐駕不許沿途逗遛生事今臣一路察訪

頗覺安靜理合奏

聞謹

奏

朕亦聞頗安靜但約束務嚴勿懈姑息小惠於事全無益也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為恭報回空糧船過淮數目事竊今歲北河雨水過多糧船抵通稍遲荷蒙

皇恩在天津一帶截留漕米二十萬石備賑將回空船發回接濟新運臣派標員節節分催計十一月初

七日以前共過淮安船三千八百餘隻又據報稱
尾幫空船於十一月初三日全行催過濟寧南下
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知道了今歲催漕各員弁人等效力可嘉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睢寧縣朱家海黃河決口臣於回淮之時曾經
親往看視至今堵築尚未竣工據兌運徐屬漕糧

長淮衛三幫徐州幫兩幫回空下船報稱行至駱
馬湖口距朱家海沙淤六十里不能前進臣即移
咨河臣查問另行河道據河臣齊蘇勒覆稱徐屬
空船可由駱馬湖口達黃出祥符閘入白洋河抵
至漫口前往徐州受兌等因到臣臣隨差標員同
河官由駱馬湖一路探水至祥符閘口門有淺阻
處所現在挑挖糧船未可遽行又據河員稟稱朱
家海決口之旁挑有引河十一月內開河放水幫
船即可行走等語臣查徐屬糧船或由祥符閘行
走或俟開放引河行走臣與齊蘇勒同心料理務

期無悞新運總之朱家海決口仰賴
皇上福庇今歲堵築完工則來歲糧船自無淺阻之虞
矣所有徐屬幫船暫停駱馬湖口緣由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已悉此等處全賴
上蒼垂佑但當盡人事以聽之何敢逆料其必然耶

雍正四年正月十九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奏
聞事竊查淮安一帶運河因朱家海決口堵築未竣宿

遷桃源中河水勢間有淺澀其清江浦以上運河
亦有淺處臣於正月十二日親往清口查看黃淮
交滙之處既無黃水敵清湖水大溜奔注黃河以
致入運之水微弱河臣齊蘇勒現飭河官挑濬料
理又於本月十五日開放濟運閘引湖中支河濟
運再大雪之後水勢增長淮安大河等幫重運糧
船業經開行其揚州一帶運河亦有一二淺處因
有高寶湖水接濟船可通行至於徐州幫船現在
催令由朱家海引河開行赴次如有稽阻臣即飭
糧道設法兌運不致有悮合併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須殫心竭力辦理無悞所奏知道了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竊查淮揚運道自二月十五日以後甘霖時沛入
三月以來河水長發糧艘通行無阻計三月十九
日以前共過淮安船三千餘隻其徐州重運糧船
已由朱家海引河催至駱馬湖口北上矣爲此繕
摺謹

奏

雨多水長於糧船雖屬有益但朱家海決口恐因水大
不能如期合龍朕深爲憂慮

雍正四年五月十九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糧船過閘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四月二十六日自清口往駱馬湖一帶
逐節督催於五月初一日抵臺莊閘看得湖河之
水俱皆充足自初五至十一等日連得大雨各省
糧艘以次遄行無阻計五月十八日以前共出韓
莊閘船四千九百餘隻其尾幫糧船俱已催進臺

莊聞月內即可盡出韓莊閘除差標員前往東昌
府一帶嚴行催趲及早抵通外臣即趲尾北上爲
此繕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近日直隸雨水過多朕甚憂念未知山左一帶
光景若何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恭報淮揚運道一摺奉到

皇上御批仰見我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至意臣於五月初一日督運至阜河郎由陸路往朱家口看得漫口水勢尚大而黃河舊身有水分流較之去秋情形不同近准河臣

與去秋情形云何不同

皇上齊蘇勒咨欽奉

諭旨著齊蘇勒酌量俟夏秋二汛過後再行修築我

皇上至聖至明洞鑒萬里目今惟有多積料物俟霜降後堵築合龍仰賴

聖主至誠感格自可一舉成功矣謹

奏

總賴

神靈佑助亦不敢預期其必也

雍正四年六月初十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糧船全過臨淸日期事竊臣於五月二十

九日自濟寧督押糧船北上仰賴

皇上洪福河水處處深通毫無阻滯今於六月初十日

將尾幫船盡行催過臨淸閘較之往年早有月餘

臣隨派標員押尾催抵天津臣即輕舟減從於初

十日自臨淸起身一路趲催先行赴京恭請

聖安所有糧船全過臨淸日期理合奏

聞謹

奏

今歲因雨水過多糧艘雖無阻滯而堤岸時有衝決之

虞朕爲民生憂懷莫釋何反稱頌朕之洪福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回空糧船數目事竊今歲運河水勢深通

所有回空幫船臣早已分派標員節節催趲兹於

八月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淮安大河等幫回空

船共五百餘隻已經陸續到淮又據遊擊烏麗珠

報稱八月十四日共催過德州桑園回空船二千

六百餘隻理合奏

聞謹

奏

知道了今歲漕運之事有何可議論處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查淮安地方今歲秋禾十分茂盛其早禾正

在收穫乃自八月初四五至十八等日時雨時晴

十九至二十八等日晝夜大雨不止遂致低窪地

方報有積水臣隨經飭令淮安知府劉之項等親

往查看秋禾有無被淹如果成災即令通報督撫
臣會疏具
題所有淮安多雨情形理合奏
聞謹
奏

一省內有張楷慶元輩此等大員貽累地方理應有此
災異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據蘇松常鎮四府各州縣紛紛詳請咸稱入

冬以來陰雨過多積水未消收割之稻旣不能曬
米在田之穀復有生芽欲買米完漕勢必躭延時
日實難依限完納請寬兌開之限等因臣職司督
催不敢輕言寬緩除批飭蘇松糧道上緊嚴催設
法徵收兌運又經屢次差催續據糧道楊本植稟
稱時已季冬各州縣尚無報完徵比情形實屬艱
難等語臣念
天庾關係重大現在竭力催徵但恐不能依限開兌謹
據實奏
聞仰懇

皇上特降
恩旨稍寬冬兊冬開之限俾州縣得以設法催辦小民
得以採買完納億萬生靈感戴
皇仁無旣矣臣現在嚴催不敢具本是否可行恭請
聖裁謹
奏
爾督催不力致悞漕兊乃云不敢具本是何言歟此豈
摺奏可了之事耶
謹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

奏為

盛世河清事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據淮徐道康

弘勳詳稱自河南虞城縣至徐州淮北一帶黃河

於十二月十六十七等日起河水澄清等因到臣

奏此誠我

皇上聖德感召亘古希有之祥瑞也臣除現在具疏題

賀外謹繕摺奏

聞臣不勝踴躍懽忭之至謹

奏

已降旨於諸王大臣矣須發後爾自知悉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竊查今歲蘇松浙江漕糧內有米色霉變臣於過

淮時逐幫查驗篩颺計算虧折米數著落賠補業

經陸續

題叅在案但臣才識短淺雖在淮竭力辦理究恐未

能妥協今幫船指日抵通伏祈

皇上敕下倉場督臣查驗起交如有虧折勒令照數賠

補庶弁丁知儆而

天庾常充矣爲此謹

奏

倉場督臣不煩敕下自必查驗查出虧折自必照數追
賠治罪不但兵弁知儆總漕亦知儆矣

同日又

奏爲奉到

諭旨日期事竊臣於雍正五年四月十四日接內閣行
文爲密行知會事內開奉
旨桃源縣監犯張二金棍等刦獄一案著內閣密行寄
信與張大有陳時夏務令設法擒獲等因到臣欽此
欽遵臣查桃源縣監禁盜犯張二金棍等於上年
十二月初二日夜刦獄脫逃據該縣查訊同案監

禁之張黑丁等供出逃犯張二金棍等住居東明
縣未獲盜犯耿大長住居曹縣等情詳報到臣臣
隨移咨直隸山東督撫臣於各犯原籍地方逐一
根究緝拏去後續於四月初八日准署直隸督臣
宜兆熊等咨據東明縣詳稱張二金棍等逃往河
南裕州吳六家其窩藏地方吳六知道等情臣正
在飭緝間恭奉
諭旨臣即飛移河南撫臣田文鏡轉飭裕州勒緝各犯
毋使漏網又差役前往河南密行查訪協同該地
方官設法擒緝務期拏獲以仰副我

皇上弭盜安民之至意理合奏

聞謹

奏

緝獲之後再云仰副朕不明諭者恐其聞風遠颺耳如此密交案件若不能應命爾等試看

雍正五年八月初七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竊臣標兵丁於七月初五日散餉之時有鬨鬧交

甲一事臣已將副將與王政等

題參在案目今各兵安伍地方寧靜但兵丁不守營

規輒敢聚衆肆行若不將倡首之人嚴行正法不

足以懲戒刁風除爭先鬨鬧兵丁業經河臣齊蘇
勒查拏監禁外其餘臣現在密飭城守營叅將烏
麗珠逐一確查的實俟
旨嚴審其中軍副將印務臣巳委烏麗珠暫行署理相
應一併奏
聞謹
奏
此皆汝平時寛恩厚德感化之所致也殊屬可愧可惡
之極
雍正六年二月初三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報雨澤事竊淮揚一帶地方於正月十七十九兩日大雨霑足麥苗滋潤運河水勢深通糧船

不可以誠格天之理慣作此稱頌套語

遄行無阻軍民莫不稱慶此皆仰賴我

皇上洪福雨暘時若之所致也爲此具

聞奏仰慰

聖懷謹

奏

不啻諄諄訓諭而不聽從亦可謂下愚不移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准刑部咨奉
旨凡有羅教庵院地方行文該督撫將當日建造之由
並現今庵內或止做會或另有用處及庵內居住者
係何等之人逐一查明報部爾等將審訊羅明忠口
供行知漕運總督張大有令張大有行知浙江巡撫
李衛其羅明忠等暫交提督衙門羈禁行文張大有
若有應行質審之處再行發往欽此臣隨遵
諭旨行知浙江撫臣李衛並飛飭司道嚴審在案今據
司道等詳稱查訊杭州庵內居住之人與羅明忠
俱不認識並無應行質審之處其趙玉割耳一案

現在會審等情俟詳報到日如有應與羅明忠質
審之處臣即請發來南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焉有不相認識之理明係將其敎首開脫耳此等事件
非汝罷軟無能輩可以審理明白者交與李衛伊自能
究明根底
同日又
旨奏竊桃源縣盜犯張三金棍等劫獄脫逃一案欽奉
諭旨令臣設法擒獲臣聞各犯逃往河南裕州捕役吳

六家隨卽差人前往緝捕據差役回稟知裕州捕
役吳六內鄉縣捕役王玉鄧州捕役張忠孝之弟
張之茂將張二金棍等各犯輾轉指引窩縱潛逃
隨又節次移咨河南督臣田文鏡轉飭查拏詎各
州縣延挨半載竟無獲報直至十二月內止將吳
六王玉張之茂三犯押解來淮臣隨發淮揚淮徐
二道訊供俱自認知情縱盜不諱情願在伊等身
上拏來結案等語臣現在將吳六等解回南陽府
分檄州縣添差壯捕協同勤緝又選千總吳俊帶
領捕役前往南陽府一帶密行搜捕務期必獲臣

查吳六等俱係河南捕役稔知各犯潛窩處所若果實力擒拏斷無不獲之理乃各州縣視爲隔省之事漫不上緊追拏以致日久無獲今臣又分差弁役各路追捕倘州縣仍前狥庇捕役玩不擒拏臣卽以縱捕窩盜糾參仰懇

聖慈密諭督臣田文鏡嚴飭州縣追比捕役勒限獲解庶要犯不致漏網重案得以早結矣爲此謹

奏

懇朕密諭田文鏡此語甚屬差謬爾意田文鏡亦如張大有居心行事之人耶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伊

何煩朕諭至云隔屬呼應不靈更爲謬論爾之本屬尚視爾爲木偶他省無怪其然也但當自恨自怨而已復將誰尤朕即允爾所求命他人代爲辦理究非長策爾便糾叅亦不過如叅山東縣令之舉祇自取辱耳均不得當何也不及之人所行莫非不及之事朕可力保其必然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奏

聞事竊桃源縣盜犯張二金棍等刦獄脫逃一案臣又於本年正月內差臣標千總吳俊帶領捕役前往

裕州一帶緝拏今據吳俊稟稱三月初一日於博
望驛地方遇見張大金棍張二金棍在路行走隨
即拏獲張二金棍不意張大金棍兇惡手持繩鞭
打傷捕役三名吳俊即跑到博望驛墩鋪傳馬步
兵五名又到馬號備馬二匹飛趕至二十里外柳
溝山下汎兵放箭張大金棍受傷始得拏住解交
南陽縣收禁等情除一面差役迎提俟押解到淮
臣轉飭地方官嚴審究擬外所有拏獲張大金棍
張二金棍日期理合奏
聞謹

奏

知道了不如是緝捕何能擒獲此兵役人等當格外賞
賜以鼓舞將來

雍正六年五月初四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竊桃源縣刦獄一案臣差千總吳俊將首犯張大
金棍張二金棍在南陽縣地方拏獲業經奏
聞續於四月初八日臣又差役在直隸長垣縣地方拏
獲同來刦獄之李二石艮璧二犯押解到淮臣已
飭司一併嚴審至協拏之捕快兵丁臣欽遵

如何賞給之處爲何不詳細奏明

諭旨俱經獎賞訖其千總吳俊現在隨臣催漕北上所

有續獲刦犯緣由理合再行奏
聞謹
奏
到京之日將吳俊帶來引見
雍正六年九月十三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本年七月內督運進京恭覲
天顏仰蒙我
皇上訓誨諄切開其愚蒙警其懈怠跪聆之下感悚交
集臣雖至愚何敢自暴自棄上負

聖主洪恩自今以後惟有恪遵
聖訓實力奉行勉圖報效於萬一爲此繕摺奏謝
天恩謹
奏
下愚不移四字當書諸紳終身誦之以自省
雍正七年二月初九日漕運總督臣張大有謹
奏爲仰懇
聖恩援例保
題衞備鼓勵人材事竊臣查守備一官雖有營衞之
分其實皆係武職臣見各省衞守備中不乏人材

壯偉弓馬嫺熟之員祇因衛守備有催收屯糧接
徵舊欠修造漕船之責叅罰案件較之營員獨多
是以衛備一缺竟有數年不得陞轉者使可用之
材格於成例無由振拔似覺可惜仰懇
聖恩可否將衛守備亦照營員之例如有才守兼優弓
馬可觀者令各省督撫公同選擇與營守備一體
保
題送部引
見其有降級罰俸等案於本內聲明恭候
皇上欽定則隨材器使之中益廣干城之選矣是否有

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似此但可以市恩沽譽處處從無疎漏何勞心周到一至
於此保養精神爲要朕殊爲賢大臣憂之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叩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浙江按察使方覲到淮
恭傳

諭旨臣俯伏敬聆又於二月初七日准戶部暨都察院
上諭到臣欽此欽遵臣聞
命之下不勝惶悚伏念臣賦質庸愚才識短淺又近年
來心血虛耗精神有所不周耳目有所未及以致
官役需索不能覺察臣罪實無可逭荷蒙
聖恩高厚不卽罷斥更復仰煩
聖心著派御史二員專司稽察之任我
皇上憫臣愚蒙曲
賜矜全有加無巳臣雖至愚敢不竭力振刷勉圖後效

仰報
洪恩於萬一除現在欽遵
諭旨通行曉諭各幫并嚴飭胥役人等務期洗心滌慮
糧船過淮毋許再索陋規使費臣仍細加察訪如
有違犯立行条處所有奉到
諭旨微臣感激愚忱理合繕摺奏謝
天恩謹
奏
朕實爲汝愧之代汝畏之竟不知汝具何等面皮何等
心腸也亦可謂不世出之庸人矣

雍正七年七月初一日工部右侍郎仍辦理催漕
事務臣張大有謹
奏爲請
旨事竊臣荷蒙
聖恩調補工部右侍郎仍辦理今年催漕事務臣謹遵
旨隨帶總漕關防沿途辦理漕務原俟糧船全過臨清
漕臣性桂有赴任日期卽將關防委員齎送淮安
臣仍催漕北上玆於六月二十七日准漕臣性桂
咨稱署理浙江總督印務未經交卸等因到臣臣
查今年糧船指日卽可抵通總漕關防自當交與

漕臣性桂收受應否於途次委員賫送浙省抑臣
進京之日恭候
諭旨臣未敢擅便爲此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有旨諭部矣爾不必進京仍回任料理漕務
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工部右侍郎仍管理總漕
印務臣張大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胞姪候選知縣張玠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交與田文鏡於山東地方酌量委署試用欽此臣謹
遵
上諭不敢具本謝
恩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訖伏念臣以衰病微軀仰沐
聖恩有加無已未報涓埃時切惶悚今臣姪玠草茅新
進得覲
天顏荷蒙

皇上高厚之恩畀以牧民之任臣惟有誠臣姪玠勤慎
奉公實心辦事少效犬馬之報於萬一耳所有臣
感激微忱理合繕摺奏
謝謹
奏
觀汝一派私心器小之至朕掄才授職豈有因汝姪而
分外加恩之理不過念係大臣子姪經朕揀選自必奮
勉從事冀其將來急公效力耳汝若不能訓導做一好
官試看朕徇汝情面否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查今歲入秋以來黃河水長洪澤湖水不能
敵黃以致黃水侵入運河八月初三日至初七等
日河口東西東水兩壩之間漸被泥沙淤墊糧船
難行臣於初八日親往看視情形署河臣尹繼善
督率文武弁員悉心料理至初十日晚風雨交作
黃水增長將淤墊之處衝開一面糧船通行無阻
旣云黃河水長致被淤墊復云黃水增長衝開淤墊所
奏糊塗朕殊不解
所有河口淤而復通情形理合奏
聞謹
奏

覽

雍正七年九月初一日工部右侍郎仍管理總漕印務臣張大有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查河口地方於八月初旬沙淤旋即開通業經奏

聞茲於八月二十三日起黃水漸落湖水暢流數日之間已將沙淤處所刷深淸水直抵黃河黃水不得復入運河此皆我

皇上至誠感召之所致也八月二十六日臣同署河臣

尹繼善親往河口祀謝
河神軍民人等無不歡欣稱慶恐塵
聖懷合謹奏
聞謹
奏
清水因何不能敵黃運道至於淤塞今又因何刷深運
道仍復通暢全未聲明但以
河神效靈糊塗具奏實不解汝具何心思意見也將先後
緣由明白奏來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工部右侍郎仍管理總

漕印務臣張大有謹
奏爲請
旨事雍正七年九月初一日准戸部咨議覆江西廵撫
皇上張坦麟等
奏請酌給南昌等衞所守備千總等員養贍轉運武
弁十四員每員賞給銀二百四十兩停運武弁十
四員每員賞給銀一百兩於藩庫存公銀内支給
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移咨到臣又准倉場督臣岳爾岱等咨據
各省領運千總程澍等呈懇賞給養廉以廣

皇仁等情應否
題請給與養廉之處咨臣酌議准此臣查運弁領運
漕糧長途跋涉額支俸工銀九十兩實屬不敷今
江西省運弁荷蒙
聖恩准給養贍復據各省運弁具情呈懇可否俯照江
西之例一體賞給養贍銀兩出自
皇上格外隆恩如蒙
俞允仰懇
皇上敕下各省督撫臣照抵通道里之遠近酌議養贍
之多寡應於本省何項公用銀內動支

題明給發則微末弁員咸沐
皇仁於無旣矣再各省隨幫武舉南北往返雖有廩工
銀五十四兩亦不敷用可否亦分別程途遠近量
給養贍理合一併請
旨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汝旣自稱老病昏憒事體糊塗此等人之議論何所見
而遽請施行耶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工部右侍郎仍管理總

漕印務臣張大有謹

奏竊臣子張鴻運荷蒙

聖恩欽賜舉人明春一體會試即應進京叩謝

天恩因臣目下患病服事湯藥俟臣病稍痊即令起程

進京叩謝

天恩理合奏

聞謹

奏

性桂另有差委處已有旨仍命汝署理漕督事務矣鴻運且不必令其來京俟春闈將近方令北來可也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刑部右侍郎暫署總漕印務臣張大有謹

奏為恭報糧船過淮數目事竊臣查雍正八年起運七年分漕糧各省軍民仰荷我

皇上隆恩疊沛共切感戴踴躍輸輓且自入春以來膏雨霑足河水暢流重運糧船遄行無阻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今年二月十六日共過淮船一千六百餘隻較之上年更為迅速米色亦俱乾潔臣親身盤驗開行北上至臣病已全愈惟氣血稍弱現在加意調理恐壓

聖懷合併奏

聞謹

奏

據奏爾病已愈恐朕廑懷等語似朕與汝彼此泛泛痛癢不關之君臣朕亦無甚廑懷處若能自勉自進於股肱耳目之義能令朕關心不置固所願也朕旨一字一句從不爲欺誑虛語一派天眞可對皎日

硃批武格奏摺

雍正七年四月初八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三月初十日自京起程於四月初二日已

抵西安府臣署任事隨另具

題奏恭謝

天恩伏思臣庸愚下質荷蒙

異數隆恩至優至渥感激之忱實難言喻惟有凛誌區

勉永矢勿諼而已臣起身之日住長新店是夜霖

雨大霈次日住涿州復夜雨達旦二十十日行至

山西祁縣地方春雨連綿四野霑足二十九日過
蒲州府得雨雖微然晴日未久土脉益覺滋潤沿
途惟見麥苗青葱秀發迨潼關至西安府城麥苗
愈見葱鬱已有吐蘂出苞者現在糧價平減羣黎
共樂盈寧至沿途錢價每兩換大錢一千文間有
低昂相去亦不過一二分再所過村莊房屋每多
修葺臣目覩情形深為慶幸理合繕摺奏
聞仰紓
聖懷謹
奏

近日聞得陝甘微覺缺雨爾等督撫惟當恪秉一誠上格
穹蒼河南望雨甚殷直隸南四府亦甚望雨近京一帶雖不至旱雨澤亦未爲調匀朕因此深以爲憂也
朕另有諭汝之旨令學士德祿到西安曰傳

雍正七年五月十一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叩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內閣學士德祿至陝臣
迎接郊外跪請
聖安德祿密宣

上諭武格前在署理奉天將軍任內不應將一年養廉
銀二千兩全行支領著即差人送與現任將軍多索
理等因欽此臣跪聆之下惶懼愧悔無地自容五月
初四日接奉怡親王諭帖當即將臣巡撫任內養
廉銀二千兩差家人起解間又想起在署將軍任
內會領過本年春季分執事銀一百六十二兩於
五月初六日一併送交奉天將軍矣臣仰蒙
恩遇至優至渥乃不深自儆省始則冒昧關支繼又不
行奏明疎忽昏昧罪復何辭今蒙
皇恩寬宥指示教誨即天地之包容父母之慈愛亦不

能至是惟有銘勒肺腑於操守一節朝夕冰兢凛
天威於咫尺期補過於將來而已爲此繕摺叩
謝
天恩謹
奏
汝之操守二字朕難信矣愼爲之以後諸凡過誤朕皆原情恕宥若於此一節再有毫釐干犯必置於法斷不姑寬非朕獨嚴於汝葢緣用人顏面攸關其勢不得不然耳時當捫心自儆更將陛辭時面奏之語常念勿忘
雍正七年六月十八日署理總督臣查郎阿西安

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奏請

聖鑒事竊惟爲政首在得人安民尤貴察吏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於到陝之初未知屬員賢否

因思司道府直隸州均有表率屬員之責臣卽分

檄密查令將所屬賢否據實開報并飭令各舉所

知去後隨據各司道府直隸州陸續開報大率惟

以屬員莅任不久未知確實游移詳覆者居多臣

思陝省州縣正印幾及百員何至俱屬新任隨細

加確查始知試用人員有委署一二三月而卽行改

委者又有未及一年而三易其地者無怪乎均有
莅任不久未知確實之詳也臣查試用人員原經
奏
旨如好具題補授如不能辦理地方事務該督撫將該
員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請旨其庸劣者卽行題參欽
此嗣經部議試用人員扣限一年分別具題等因
奏
旨依議欽遵各在案今陜省一年之內屢經改委如係
調繁則該員必屬才守兼優應卽遵
旨具題補授如係調簡則該員必屬不能辦理地方事

務應即遵
旨送部引
見今若不行題請屢次更易在該員尚不知民情土俗
而上司何由知其才具操守耶臣愚以此等試用
人員有庸劣者應遵
旨即行題參如有才守出衆者亦即據實保題其餘委
署試用人員不得於數月之間擅行更調均請照
例扣限一年俾得體察民情土俗從容料理展其
所長則才守優劣判然可見如果實心盡職具題
補授如不能辦事將該員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庶人材得收實用於吏治民生似有裨益臣等愚昧
之見未知可否謹會同繕摺恭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汝等既欲如此辦理姑試行看但恐拘定例限不得任
意調用反覺窒礙難行必至後悔況改調之權操在汝
等與他人無預若能令庸員久試劇任賢員久任簡地
不煩更易而事亦不誤乃朕求之而不得者豈有將發
往人員喜令汝等朝更暮易之情理耶今係出於汝等

奏請若朕勒令爲此力所不能期必之事則心有所不忍也此此奏甚屬無味

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奏請

聖鑒事竊查錢糧倉儲最關緊要臣到任兩月以來屢

檄飭查據司道府直隸州申覆細爲查對多不符

合皆以錢糧之欵項繁多完欠出入一時不能畫

一無憑核實開報則是必待奏銷後始有册籍可

以稽查如果挨年奏銷亦必於次年五月方知上

年確數而況陝省自雍正四年至今不行奏銷已

三年矣倘內中有那新掩舊以完作欠出入混淆借名影射等弊何由查究今臣輾轉思維行令各州縣立一印信月報於每月初三日將前月徵收解支各項開列欵目填註細數造具四柱印單逕報臣衙門查考其一切正雜新舊錢糧俱有欵額每月將徵存解支四柱細數開報委員拆併盤驗便難掩飾惟倉儲陳陳相因糧數繁多非徹底盤量虛實難知今現在委員分頭處處盤量但盤清之後若不立法令其按月開報恐弊竇復生今令照錢糧報單欵式每月將額徵民屯本折若干支

兵起解若干取獲批收月日出糶者銀存何處已
借者按例催追一切數目俱令開明申報使之不
能欺隱便易盤查再課稅贏餘未必全數實報恐
有不肖之員或稍報些微外博無隱之名內侵贏
餘之實至牙帖雖由布政司頒發然州縣之濫給
地棍之朋充剝民膏而漁利者恐復不少也今併
令行月報之法則綱舉目張明若列眉便易稽查
夫每月將倉庫各項使之和盤托出自當觸目儆
心知所顧忌併行各該管道府直隸知州俱各造
送月報以防州縣之揑開俾道府州亦得勤於察

查臣復按月報各單細加磨對并密委賢員不時
稽察如此則盤查嚴密而於錢糧倉儲不無裨益
矣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所奏未嘗不是但汝甫經到任一切未能洞悉現在又
值大兵出口軍需事冗如此急遽辦理殊覺太驟果具
有燭姦釐弊心力盡且密察暗訪胸中一一了然無疑
之後方徐徐次第施設不但不被人欺亦可自免乖謬
之咎於汝陛辭時朕經切諭似此舉動毫無從容氣象

爲汝甚憂之查郎阿和平穩妥事事與之商酌而行不
可自恃臆見以求速效

雍正七年七月初九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來陝時蒙
聖主知遇之隆不以臣譾劣
恩命提撥將軍常色禮臣欽領
訓旨謹誌肺腑到任以來凡將軍一切事務無一不隨
處留心臣聞得將軍與副都統辦事各執己見不
能和衷因此臣面問將軍常色禮據云西安八旗

原設先鋒二百名嗣經陸續挑選增添統計前後
共有六百名然先鋒每月錢糧仍照兵丁二兩之
數支給雍正元年年羹堯傳
旨將八旗先鋒每名每月加增銀一兩經原署將軍伊
理布代兵丁具
題謝
恩在案今副都統琢罷以為續添先鋒名數過多應酌
議裁減但兵丁內惟先鋒最為緊要況蒙
皇上恩賞錢糧已經
奏謝不便請裁等語臣對常色禮云當查明添設先

鋒緣由與副都統等斟酌辦理不必固執又常色
禮向臣云副都統蘇穆爾濟謝
恩摺子蒙
皇上硃批訓旨西安駐防事務俱著照寧夏將軍席伯
之所行辦理欽此我遵
旨要將寧夏所行之例傳諭八旗因同副都統等商議
據蘇穆爾濟琢槼二八云寧夏例佐領等官街上
遇見將軍副都統俱下馬站立今應傳諭西安八
旗佐領等亦照寧夏之例下馬再者西安有臨潼
湯泉應將旗下婦女坐湯一事永行禁止如有違

禁縱容婦女坐湯者將伊夫男併伊長親嚴行治
罪我因回云佐領等官路遇將軍副都統下馬之
處自有一定儀注不便拘定照寧夏之例應照儀
注定例遵行再婦女坐湯一事原因有病方去坐
湯若無病而婦女出外遊玩自應嚴行禁止今不
行分别概行嚴禁似屬未協除此二事之外一切
事務俱遵
旨照寧夏之例多寫告示傳諭八旗告示業已寫就琢
鼐蘇穆爾濟云不將此二事敘入我們不放官銜
因二人意見不同是以告示至今停擱等語臣對

常色禮云伊等雖各執意見自應遵
旨一面辦理一面密
奏不宜停擱細看將軍臣常色禮與副都統臣琢鼐
等彼此不能和衷辦事恐於地方無益謹繕密摺
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此所奏已悉又張正交與常色禮較論收馬之處為何
隱而未奏

同日又

奏爲奏請

睿裁事竊臣細查各州縣存倉糧石有興安州於康熙

四十五年江水泛漲衝塌城垣房屋漂沒各項倉

糧共六千四百四十九石零前撫臣鄂海以此項

漂沒糧石皆兵丁積蓄之需不便虧缺

題請令官紳士庶不拘多寡儘力捐輸按年咨部足

額停止在案現在按限每年咨報但自四十五年

題請捐補以來至今二十餘載止捐過糧共七百九

十餘石尚虧欠糧五千六百五十餘石零若聽從

民便捐輸究無完補之期若嚴催勸捐又恐不肖
官吏借名勒派伏思我
皇上念切民生凡有利益於地方者不惜數百萬帑金
恩賜蠲免今此數千石之糧臣愚以爲似可不必勸官
紳士庶公捐以致積歲累年有名無實徒使倉儲
虛懸臣查陜省現動五分耗羨發各州縣採買糧
石存貯社倉與安州漂沒之糧應否竟動五分公
項買補足額以免催捐之累以實倉儲之用謹密
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裁施行謹

奏

此奏是候朕另有諭旨

聞爾懶接屬員倚信所用堂官其人雖無勒索情弊每虛張威勢惹人厭憎汝等督撫大吏若深居高拱怠於接見屬員則斷不能無忝封疆之任況爾於漢字文檄未諳土俗民情未悉如又不謙恭延訪虛衷博採何以知利弊之應興應除何以知有司之某優某劣且上下情意既不浹洽諸事何由斟酌損益所難者守令分治各地相隔遼遠不便常時調至相商耳豈有到門守候

致令空回之理觀汝大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驕矜自是不稱厥職光景現在事務不悉心向是當處講求惟以搜剔已往苛刻爲事是乃所以自誤也嗣後當平心靜氣謙虛下人隨辦隨學今奉朕如此訓誨倘仍不返省已過竭力改勉則誠爲辜負簡擢一無用之物矣況堂官之稱朕經屢禁督撫不許復用何得重蹈故轍觀爾自到任受事以來所奏所辦率多任性自用無非一已之粗淺識見而已至於朕所教導者一事未能遵行得無將朕之訓旨盡皆遺忘乎試將日前於陛辭時數次所奉之旨以滿文備悉錄出賫呈朕覽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日署理總督臣查郎阿西

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回奏事竊臣等前奏委署試用人員一摺於雍

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諭旨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詳慎用人務期至當臣等才識粗鄙不計事之可

行與否冒昧陳

奏實屬草率今奉

諭旨訓示臣等恍然省悟惟有細心斟酌因材任使務

期吏治民生均有實濟以上副

聖主誨勉之至意理合繕摺回
奏恭繳原奉
硃批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汝不計事之可行與否冒昧草率猶幸於朕前陳奏尚可蒙朕訓諭令汝恍然省悟若任此粗鄙孟浪強不知爲知之心措置地方事務恐屬員未必盡情直言規諫汝等也其害可勝言乎朕昨批諭武格摺內有凡事必須了然明白胸有成竹之後方徐徐次第料理如此急

驟恐有乖舛之訓誡不謬矣不寧惟是即此朕前子孟浪
陳奏觀之地方上必有隘處不協事件宜詳加體察更
正不可粉飾自欺致令有所貽悞至於統率屬員之難
再經幾時益當洞然明白是乃苦事非榮事也所以聖
人有為臣不易之語非明達公忠之賢臣不可與言此
不易二字慎為之總之若不虛己廣諮斷不能有所長
進也試行看

同日又

奏為回奏事竊臣前奏設立月報清查錢糧倉庫一
摺於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臣跪讀
聖訓感悚交集臣質本庸愚遇事急遽未能詳悉慎始
豈能措置合宜今蒙
聖恩高厚諄切訓誡皆由
皇上愛臣之深望臣之切務使臣小心謹慎不至欲速
誤事實臣之所感泣銘心而不敢不痛加改勉者
也臣欽遵
訓旨嗣後凡事當密加察訪會同署督臣查郎阿細爲
商酌次第舉行不敢自恃臆見以求速效致有貽
誤理合繕摺回

奏所有奉到
硃批一併恭繳謹
奏
應痛加改勉與否在汝之捫心自問也
同日又
奏爲據實陳情仰祈
睿鑒事雍正七年閏七月十三日齎摺家人回陝臣跪
讀
硃批諭旨感懼惶悚無地自容謹將
陛辭前數次所奉

訓旨恭錄滿文另摺敬呈
御覽外伏讀
諭旨以臣懶見屬員擅用堂官上屢
宸衷臣不敢不據實陳情臣謬膺封疆初任外吏地方
事務未能周知凡有屬員謁見無論職之大小必
細加體察問其民風土俗併觀其言論舉動分別
謁見之屬員中必有併手本不能遞入者在朕所聽聞
勝汝自察即此一事知汝自以為是之愚矣改過二字
其優劣能否塡註手本現有內簿登記臣之下情
朕曷敢望汝
以吏治全賴諮訪正欲接見以擴聞聰何敢稍自
疎懶也再臣深慮堂官滋弊況欽奉
諭旨敢不益加凜惕因思年長家人恐仍冒堂官名色

老成解事家人尚不可用乃委一蠢鈍無知之小子是
或啓弊端再四籌畫揀一幼年蠢鈍小子令其傳
何意見尤屬可笑朕前所論虛張威勢惹人厭憎之形
稟之外一切不令與聞至臣自揣愚拙事未練習
狀逼肖如繪矣此等無知蠢物焉知天之高地之厚於
又不識漢文從前與督臣岳鍾琪共事無一不請
汝不見處何事不爲汝雖不令與聞一事共奈伊事事
教而行近與署督臣查郎阿共事諸凡商酌亦未
欲聞欲知何汝猶強辯不休殊可謂無知蠢鈍之極
敢率意徑行惟屬員案件舛錯不合情理嚴加駁
飭者甚多從不敢瞻顧徇情伏思臣至愚極陋一
無知能仰沐
皇上天恩洊歷封疆重任所恃以仰答
聖明者止此一點微忱不敢因循游移此實臣之下情
也今蒙

聖主垂念教訓臣自當欽遵凛誌平心靜氣謙虚下人
隨辦隨學以仰副我
皇上屬望之至意謹繕摺奏
聞恭繳
硃批謹
奏
能否欽遵凛誌須看汝祖父之積德暨汝之福量何如
亦非朕所能強者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將軍常色禮與副都統琢爾等不能和
衷一摺奉有
硃批臣伏查大兵西征摘發西安駐防八旗馬九千匹
每馬一匹照例價銀八兩在司庫給發將軍副都
統分給八旗官員買補後據八旗官員買到馬匹
內有騾馬將軍副都統驗收時常色禮要將騾馬
一併驗收副都統張正文云我已傳諭所管漢軍
不收騾馬常色禮云若不收騾馬兵丁等如何擔
得起張正文云我不收騾馬情由將軍不妨具奏
因而彼此較論後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已將騾馬

一例驗收矣是以臣不敢具
奏茲奉
諭旨下詢臣謹繕摺奏
聞併繳
硃批奏摺謹
奏

凡有奏聞當盡情無隱若藏頭露尾或於事中擇一二件或於言中擇一二句巧爲陳說以作曾奏過三字地步朕所深惡者汝此奏即係不盡情之一端也誌之戒之

雍正七年九月初三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恭繳
硃批奏摺事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到
硃批諭旨四摺臣跪讀
聖訓不禁感激涕零慚愧交集竊臣至愚極蠢事多孟
浪蒙
皇上天恩不加譴責乃諄切
訓誨反覆開導使臣得以悔悟修省臣感戴
皇仁凜遵
聖訓惟有刻自改勉事事體察小心謹慎虛已學習勉

効駑駘以仰副
皇上勉勵之至意所有奉到
硃批四摺臣謹繕摺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修福作孽俱在爾自爲朕何能強之使然耶
一六月大旱督撫率同各官在龍神廟祈禱雨
澤正齋戒禁屠時將軍常色禮屢請兩院喫肉
頗有物議又巡撫於齋所坐間向署督談及五
月十三牛肉之美言之津津吩咐縣官八月丁

祭必要肥大之牛聞者莫不掩口又齋戒時院
署仍要鵝鴨等物時百姓望雨甚急謂官員並
不誠心祈禱大有謗言此固小疵但地方大吏
一舉一動萬耳萬目觀瞻指摘大吏等任性而
行信口而談自難免於萬口之訾議也
一署督查郎阿初歷外任於地方事未能深悉
但平易近人留心訪求頗有虛懷受善不自滿
假之意每自以不通漢文專靠幕賓爲憾
一巡撫武格數月來操守固無可疑但凡事不
知本末不識緩急如四五月內大將軍出師時

正在軍務殷繁無一閒員忽將府廳州縣飛檄紛委各屬盤糧有以軍務緊要稟請寬限者即加嗔責致各員顧此失彼周章失措夫盤糧寧非正事但軍務更爲重大盤糧稍緩時日未妨也又嚴飭查報月摺所列欵項重複瑣屑全無關係令道府州各將所屬官員一月內事實於每月初開列呈報今日審狀明日比糧今日相驗明日查勘開載紛繁無關緊要且妄駁文移不按繩墨舛錯倒亂前後矛盾致下屬莫知適從競傳其所用幕賓林姓乃前撫西琳舊幕王

姓係前甘撫莽鵠立舊幕巡撫誤信前撫之言任用不疑巡撫原於漢文不諳而地方事務全係漢文故幕賓得以恣肆也即署督查郎阿亦對司道有撫院相公果然混鬧無怪外邊議論之言而藩司張廷棟臬司碩色亦各懷疑貳時有憤懣不平之語再巡撫初到任審訊叅革清澗令陳錦私派一案當堂只說得一句你要據實供其後總是書辦在旁問供後書辦說此案須駁巡撫點首而退傳者駭異嗣後審事多係書辦問話初臣未信曾面詢岐山縣盜案內犯

官莊秉中王嘉賓等謂果係書辦問話又督標中軍署副將王友詢街中遇巡撫家人騎馬衝撞標役原未認得呵斥是實巡撫家人即大怒以鞭趕打王友詢欲禀巡撫爲撫標中軍孫王法勸止閏七月十五日王友詢循例上衙門禀揖巡撫傳進待茶友詢一嘗即回巡撫此茶是毒藥巡撫笑謂拏來我嘗大加驚詫王友詢因備述前事巡撫乃諭令責處家人以好言安慰而出當經王友詢禀知署督而遍城皆傳究未知茶內果著何穢物聞亦非毒也以臣細察巡

撫外貌似有才情可以辦事但心不處公徒形其剛愎之氣故善言不入而耳目壅蔽識見偏僻不順乎情理之宜故任意妄行而張弛悖謬遂致內幕之欺朦蠹吏之舞文家人之狂誕俱在所不免矣

一閏七月初二日各官齊集城隍廟宣講

上諭藩司傳集奉

旨發來補用人員驗看內有朱一蜚者督撫謂此禮部錢大人外甥可委署高陵縣知縣時驗看各員俱露不平之色於督撫旣散後有監生范榮

者跪於藩司張廷棟之前大聲謂卑職等俱係奉
旨保舉來的如卑職等辦不得事情愿咨回藩司默然司道散後各員又向府廳等官紛紛有言大概謂大人狥私廢公之意由錢大人一語招之也

一鳳翔縣額徵鹽課銀六百餘兩知縣任樞南按丁加派至一千二百兩署扶風縣知縣陳恭徵收鹽課耗羨重至加三且以大戥稱收貪縱無忌寶鷄岐山郿縣三處鹽耗亦重加三查陝

省徵收地丁耗止加二俱解司庫充公今鳳翔等五縣徵收課銀或倍徵或重耗並不歸公侵蝕銀二千二百餘兩臣職司鹽法訪察確實於本年五月十一日詳報督撫鹽三院惟鹽院嚴批總督因出師在卽軍務倥偬未及批示巡撫不知何故置之不問至今已逾三月竟視爲尋常不干

功令之事矣及任樞南因考棚科派爲學政朱曙蓀查出

題參督撫亦隨題參查派數無多贓非入已視倍

徵鹽課婪贓入已爲數又多者輕重大懸乃舍

大衆小未審何以顚倒至此也

今被人如此譏議試回思前此數次批諭無一語不中汝病大抵身居上位衆目之所具瞻苟一言一動不加詳愼人卽從而輕蔑哂鄙之矣一爲屬吏兵民之所哂鄙尚何令之可行何事之可舉也外任地方尤非滿洲旗下相習可比稍不檢點輒致物議卽如今日爾之顏面安在此等雌黃之語汝何由得聞方且日受欺誑之詞泰然自足居上位之難於斯不更可見乎若不廣開耳目虛已以求直言徒尚一偏之見汝雖自以爲是爭

奈人不以爲是何嗣後仍不痛切改悔逐處省察加意勉勵則眞爲一無用之棄材矣

雍正七年九月十五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遵

旨回奏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八日奉到

硃批諭旨發來一摺汝同查郎阿看畢各具摺回奏欽

此又蒙

聖恩訓誨諄諄臣跪讀之下不勝戰慄悚懼之至謹遵

旨將奏摺內所列各欵逐一登答據實奏

聞仰懇

聖主鑒察

一摺開六月禱雨齋戒時將軍常色禮屢請兩院

喫肉等語臣查本年自六月十七日得雨之後天

氣稍旱隨於六月二十六日會同督臣並司道等

官設壇祈禱即陸續得雨將軍常色禮七月初八

日還願請臣喫肉一次在開屠之後並非齋戒之

時又摺開臣於齋戒之所向署督臣談及牛肉之

美吩咐縣官八月丁祭必要肥大之牛等語臣查

丁祭乃

國家之大典豈有於大廷廣衆之地齋戒禱雨之時

朕料汝亦未必人面獸心出語不倫至於此極

而爲此卑鄙之語臣雖極粗魯亦愚不至此兩縣現在一問虛實立辨又摺開臣於齋戒時仍要鵞鴨等語齋戒係臣等督撫專主之事臣於祈雨三日前出示齋戒禁止屠沽誠恐軍民人等或有犯禁時加嚴查豈有臣衙門竟先犯禁之理臣衙門執事員役甚衆有無此事衆人皆知斷難掩飾

一摺開臣不識本末緩急正在軍務殷繁紛委各屬盤糧等語臣於到任後曾與大將軍臣岳鍾琪

朕前諭汝徐徐次第設施之旨甚明似此俱屬巧辯

面同商議分檄委查並不將承辦軍務之員令其舍急就緩亦並無屬員以軍務緊要稟請寬限之

事現有委盤之州縣可證

一摺開臣查報月摺全無關係等語臣到任後查得自雍正四年以來各項錢糧尚未奏銷各屬串報庫貯混雜不清通省完欠實在數目臣衙門並無冊案可查是以每月令各屬造送月報以防州縣之捏開前經

於汝之前奏即覺不妥業經批飭矣何待今此之瀆陳

奏明無非慎重錢糧之意並非於審狀比糧相驗查勘一切瑣屑之事故為苛察也

一摺開臣妄駁文移所用幕賓林姓王姓誤信前撫之言任用不疑故幕賓得以恣肆等語臣之幕

賓林蘭王孟學二人雖係前撫臣西琳莽鵠立之
舊幕皆臣前在京時訪問延請並非莽鵠立等所
薦臣於屬員詳報案件倘有未協必加批駁所辦
自既不諳文檄若云不倚幕賓辦事恐未必然幕賓之
之事現皆有案今云幕賓得以恣肆又云不按繩
肆志與否雖未可言其必有必無因倚仗幕賓外指物
墨舛錯倒亂前後矛盾何不將錯亂案件逐一指
議情理顯然向後謹慎防範則已何必呶呶辯論
出況臣辦理諸事無論大小必反覆詳審務將情
理了然胸中方敢舉行並無幕賓恣肆之處
一摺開臣審事多係書辦問話等語臣嘗
聖恩辦理刑名事件三年有餘何至不能問供而竟假
此條原屬太過
借書辦使伊等得以舞文作弊也

一摺開臣家人於督標中軍副將王友詢稟揖之時茶內著以穢物等語閏七月初十日臣赴會府臣家人六兒後來路遇西安城守叅將王廷極跟役呵斥下馬與臣家人分辯而散臣實未之知也後王廷極到臣衙門臣傳見待茶王廷極稱茶內味鹹臣接嘗其味果鹹王廷極遂備述前事臣卽將家人發交中軍官重責並非王友詢之事亦非穢物也

可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嫌疑非無故而起也何論人名之錯誤與否

一摺開督撫於貢生朱一蜚謂係禮部錢大人外甥委署高陵縣狗私廢公等語緣臣本年閏七月

初二日在城隍廟宣講

上諭適布政司張廷棟傳集試用人員驗委高陵縣員

缺臣與查郎阿欲將監生韓鏞委署高陵張廷棟

稟稱前令高士鑽隨大將軍出征該縣養廉銀兩

用人只當論才論及家道即爲失言矣何在認識與否

現養高士鑽家口貢生朱一蜚家道還好可以委

署臣覜朱一蜚爲人似屬明白隨同署督臣委署

高陵縣事臣實不認識所稱錢大人也

一摺開臣於鳳翔等縣額徵鹽課重收火耗已經

查報置之不問等語本年五月十一日據糧鹽道

杜濵詳稱訪查得鳳翔府屬之鳳翔等五縣加派

重耗臣隨即批行布政司嚴查在案於五月十六日據布政司等詳各屬自首陋規內有鳳翔府申報府屬自首鹽規耗羨銀兩臣思鳳翔府屬既經自首在案何糧鹽道杜濵又稱係伊查出之項隨復批司確查去後旋據布政司詳稱鳳翔府知府劉柏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將收受五縣鹽規首明歸公經署司杜濵於正月三十日批明仰候彚轉又於三月初五日劉柏將所屬鳳翔等五縣鹽規耗羨俱行首出則非由杜濵查訪可知臣因彼時各府州縣一切陋規尚未徹底查清俟查清之

日將此項彙案奏報是以未經
奏明今摺內云臣已逾三月竟視爲尋常不干
功令之事臣現有批查卷案可據並非置之不問也
又云臣於鳳翔縣知縣任樞南因考棚科派經學
臣朱曙蓀查出
題叅督撫等亦隨題叅等語查任樞南科派棚費朱
曙蓀於六月二十九日
題叅並不移會臣於七月初五日始據鳳翔府由司
轉揭隨卽會疏糾叅在案並無狥隱至此項私派
係應叅之案其前項鹽規既經劉柏等首出係不

以上二條亦非無因而至也

應參之案並非舍大參小也

以上各條謹據實陳明臣識見粗鄙仰蒙

皇上恩遇教誨提撕至再至三夙夜兢惕惟恐上負

聖恩乃不料有此摺奏臣之肺腑久蒙

聖主垂鑒臣亦何敢辯論但既有此奏倘不根究明白

臣之悚懼恐惶即夢寐亦不能自安仰懇

聖明鑒察如果臣有前項過懲情甘坐罪理合據實回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從此益當知爲臣之不易居上位之尤難於一切處謹
言愼行檢察防範可也將前數次所奉批諭時繹毋忽

雍正七年十月初四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遵
旨回奏事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署督臣查郎阿面交
奏摺一件傳
旨命臣明白回奏臣跪讀
硃批諭旨竊思以臣之愚鈍上厪
聖懷望切憂深
恩賜教訓臣敢不益加謹愼痛自改勉以仰副

聖恩至摺奏情節臣前同查郎阿看畢已於九月十五
日逐欵聲明據實回
奏所有奉到
硃批諭旨理合恭繳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覽奏已悉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請
旨事竊照協領莫爾渾自藏帶回兵丁沿途擾民一案

雍正七年五月初十日准兵部咨奉
上諭莫爾渾著革職拏交將軍常色禮巡撫武格將伊
及兵丁沿途肆行之處嚴審定擬具奏欽此欽遵移
咨到臣臣即會同常色禮將案內犯法官兵正在
嚴查究擬間接奉
諭旨命常色禮帶領兵丁前往凉州駐劄臣因此案尚
未審結隨與常色禮并署將軍臣查郎阿面同商
酌查郎阿以奉
旨指名發審之案不便越俎常色禮隨將此案應轉交
何人會審之處具奏請

旨令於十一月初九日據常色禮自凉州差家人來臣
衙門面稟具奏會審莫爾渾一案奉到
硃批承審之處與常色禮無涉臣隨與署將軍臣查郎
阿面同酌議而查郎阿仍以奉
旨指名發審之案不便會審爲詞臣思此事係奉
旨發交將軍與臣會審之案署將軍旣不會審臣亦何
敢自行審理但例限已逾不敢再緩仰懇
聖恩訓示或令查郎阿同臣會審或令臣自審之處恭
候
訓旨欽遵奉行謹

奏

此案查郎阿理應會審屢次推諉識見甚屬卑鄙將朕

此諭令查郎阿知之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為遵

旨回奏事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總理稽查軍需兵

部尚書臣查弼納等到陝口傳

諭旨爾到陝西傳旨與武格伊為地方巡撫將緊要軍

務不上緊辦理至於遲誤甚屬不合向後如有遲誤

爾等即行查參欽此臣跪聆

聖訓不勝惶悚戰慄之至伏查西安一切軍需經大將
軍臣岳鍾琪辦理之後未完事件本屬無多所有
接辦騾頭馬匹以及口袋鐵掌之類臣悉遵條欵
照數備辦如期解送其續買解甘補換騾頭並准
查弼納等咨買備用騾頭以及鐵掌籠嘴腦包等
項亦經如數解送會同署督臣查郎阿另摺奏
聞茲奉
訓旨嚴飭臣嗣後惟有益加小心兢業黽勉從事以仰
副
皇上委任至意理合繕摺回

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朕若不差查弼納等前來料理汝等甘陝督撫必至貽悞軍機難保首領也不能鼓舞勸懲令屬員知感知畏如此繁劇事件豈一二人所可辦集者乎不過束手待罪而已無恥無能之輩種種不恊朕亦何勝批諭

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二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查陝省秋禾豐登二麥播種本年十月二十

一日各屬得雪自六七寸以至一尺有餘不等已
經署督臣查郎阿會摺奏
聞又於十一月十四日普降瑞雪據西安府屬申報積
雪三四寸不等據鳳翔漢中等府乾商等州各屬
陸續報到同日得雪積地四五寸不等農民歡悅
豐稔預兆臣不勝慶幸之至所有十一月分得雪
日期理合繕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俟明歲收穫後再爲慶幸亦不爲遲似此放言肆志朕
不但毫不慰悅且代汝憂之

雍正九年三月十三日西安巡撫臣武格謹
奏爲請
旨事竊查陝省現在辦理軍需凡有應行請
旨與奏
聞事件俱關緊要難以刻緩臣若遣家人齎摺由西安
赴京程途二千餘里未免多需時日恐有遲延仰
懇
皇上天恩俯念軍興之際凡應奏事件容臣由驛遞齎

送兵部轉
奏庶不致濡滯時日而臣於承辦事宜皆得恭請
聖訓隨辦隨
聞奏亦不致少有舛錯理合繕摺
奏請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另有諭旨命大學士轉傳
西安巡撫臣武格工部侍郎臣馬爾泰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等節准部咨欽奉
上諭撥江寧滿兵一千名河南滿兵五百名直隸綠旗兵一千名河南綠旗兵一千名來陝駐防又經廷臣議奏撥
上駟院馬並直隸山西山東河南馬共一萬匹以供甘肅調撥官兵之需奉
旨著將上駟院之馬一千七百匹解送西安交與巡撫
武格分發餧養欽此嗣准署督臣查郎阿來咨准大將軍臣岳鍾琪咨開直隸山東馬匹分發陝省餧養山西河南馬匹分發甘省餧養先將膘壯之馬

挑選起解赴肅其不甚膘壯者仍留餧養次第起
解等因俱移咨前來臣等隨將來陝滿漢官兵住
居房屋並餧養馬匹事宜預爲料理酌定江寧河
南滿洲官兵會同將軍秦布安置滿洲城內其河
南滿兵隨帶餘馬一千五百匹分發督撫兩標並
城守營牽領餧養直隸河南綠旗官兵臣等即於
西安城內之城隍廟開元寺空閒房屋并一應入
官房屋分派居住
上駟院馬匹並直隸山東馬匹分發各州縣牽領餧
養一切棚槽草料等項俱經預備齊全隨於本年

二月三十至三月初七等日據河南副都統白清
額帶領滿兵馬匹先後到陝臣等隨將官兵安置
滿城其兵丁所帶餘馬一千五百匹尚欠膘壯俱
難起解隨即分發督撫城守標營牽領餧養復於
三月初四五六等日據侍衛奇通阿等解送
上駟院馬共一千七百匹據稱沿途倒馬二十三匹
臣等亦即會同親驗內有可以起解之馬一百四
十九匹現在分發咸長二縣休養數日委員解赴
肅州其餘馬匹看其膘分不便即爲起解隨即分
發各州縣餧養俟其膘壯再爲陸續起解至於江

寧滿兵並直隸河南綠旗官兵以及直隸山東撥
解馬匹尚未到齊統俟到齊之日次第奏
聞另行彙疏
題報所有
上駟院解陝馬匹並河南來陝駐防滿兵以及隨帶
餘馬到陝緣由合先繕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馬匹最爲緊要督令盡心餧養不可稍致忽畧

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西安巡撫臣武格工部侍

郎臣馬爾泰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九年五月初二日准戶部咨開議覆寧遠大

將軍岳鍾琪續奏西鳳運米一事倘山路難以車

運脚價或有不敷令臣等據實議加將來或有續

運令臣等確爲妥商毋以已定本運固執原議等

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等竊查輓運西肅甘涼

兵米一案前奉

諭旨隨悉心商議再四籌畫酌爲本運之法派定起運日期於本年三月十六日爲始將第一運糧石輓運起程已經備由
題報在案今查前項軍糧各州縣接連運送者約計十萬餘石第一運糧石於四月十六二十等日隴州汧陽縣已經運到甘州交收蒲城縣已經運到西寧交收其未經運完糧四萬餘石現在源源進發據委查糧運文武員弁以及經過糧運之各州縣絡繹稟報沿途糧運並無擁擠一路口食草料俱經預備足供運夫買用駝運者由六盤山程途

直捷車運者歷固原草地轍跡平坦牲畜車輛分
途行走各無阻礙至於運送腳價每日每百里給
以一錢六分諒足敷用臣等現在仍行悉心察訪
果有不敷自當據實辦理議
奏斷不肯苦累運戶是此番輓運軍糧現在兩省情
形實無難行不便之處惟是事無一定自當因時
制宜將來或有續運糧石臣等又何敢以本運已
定固執原議除俟糧運事竣另疏具
題外所有現在輓運糧石情形理合據實奏
聞上慰

聖懷謹
奏
據奏輓運糧石情形嘉悅覽焉但軍需事關重大惟宜
直陳不可絲毫隱飾